



马尔库塞文集

第一卷

# 技术、战争与 法西斯主义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冯波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ONE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人民出版社



马尔库塞文集

第一卷

# 技术、战争与 法西斯主义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冯波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ONE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春 刘可扬

封面设计：木 辛 汪 莹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美）赫伯特·

马尔库塞 著；高海青，冯波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ONE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ISBN 978-7-01-017344-3

I. ①马… II. ①赫…②高…③冯… III. ①马尔库塞（Marcuse, Herbert  
1898-1979）-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7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8487 号

## 马尔库塞文集 第一卷 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MA'ERKUSAI WENJI DIYIJUAN  
JISHU ZHANZHENG YU FAXISI ZHUYI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冯波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288 千字

ISBN 978-7-01-017344-3 定价：1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ISBN 978-7-01-017344-3



9 787010 117344 3 >

## 前 言

[ix] ①

彼得·马尔库塞

这些从我父亲未出版的作品中整理汇编的文稿能够重见天日，以专业领域的学者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感到万分高兴。它们在我看来仍然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的历史意义不容置疑：法兰克福学派在塑造批判社会理论上所做的贡献，我父亲在新左派的思想与政治（他通常将二者放在一起考察）的历史中以及在我们时代的各种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任何评判进步社会变革可能性的尝试来说，都特别重要。

但是，本卷中所收集的资料的意义超越了历史。它们还能就当今社会争论的前沿问题发表看法。在此，我们会看到：

1. 许多典型的有关话语分析的范例（在讨论法西斯主义宣传及与其进行斗争的方式的资料中）；

2. 在澄清“文化战争”上所做的贡献（在讨论反犹主义、德国人的性格及放任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西方文化状况的资料中）；

---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编者注

3. 在现存社会主义失败的背景下，他对社会变革充满挑衅的评论及其对社会民主的重新审视。

我们还将会看到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难道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舶来的 (foreign)<sup>①</sup>、移植到西方自由民主躯体上的毒瘤，并且只有在魏玛共和国软弱无力和大萧条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的吗？还是说，它就是那些民主国家的内在趋势的必然产物呢？在表明法西斯主义就是民主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种潜在的倾向就存在于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中。诚然，那些迹象与当时的环境——魏玛的衰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乃至英国强劲的法西斯主义趋势，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初露端倪的冷战，以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一起出现的。对一切在美国政治最恶劣的时候试图把它列为“法西斯主义”或喻为纳粹主义的提议，我父亲都始终强烈反对。但是，极权主义的趋势（或纽曼的《比希莫特》中所描述的无序的趋势）与现有西方民主的其他方面是否有内在关联，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悬而未决，并且让我们深感不安。

我父亲的个人经历与这些文稿中的思想和政治事件交织在了一起。我们曾就是否应该发表他的书信——有些书信是否应该完整出版——起过争论。我父亲有着很强烈的个人隐私意识，这既是性格特征，也是拒绝个人商品化的政治表达。然而，这些书信同样包含着很多实质性的讨论。我们可能会在编辑的过程中删节、剔除大量的资料。虽然没有悉数出版我父亲的全部书信（实际上，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他从不保留不再需要的文件），但我们所做的挑选都是本着能够引起兴趣的目的，并且所选的每一

---

① 原文 foreign 后面的括号中写道：“in both senses of the word”（从 foreign 的两层意义上讲），这里的两层意义应该是“本身所无的”和“不相关的”，为形象理解两种含义，在此把它译成了“舶来的”。——译者注



封书信都是全文刊载。

就我个人而言，该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令我颇伤脑筋。将写给霍克海默的书信和我父亲与海德格尔往来的书信并行放置就突显了这一点。当这里发表的多数书信都已成文的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但有些事，我记忆犹新。我记得，几位研究所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关系。当研究所在纽约市的时候，霍克海默住在斯卡斯代尔（Scarsdale），而当研究所在洛杉矶的时候，他又搬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的富裕的上流社会住宅区。他的生活方式很正式，还有仆人服侍。孩子们登门拜访时要求（即便他们完全是被带到这里的）不能喧闹、不能张扬。成员之间彼此“以您相称”（siez），也就是用正式的“您”（you）称呼对方，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共事（并且共同经历过剧烈的震荡）十余年。研究所的事务并没有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在波洛克的建议下，霍克海默制定了所有的行政（包括财政）决策。我母亲和纽曼一家都迫切希望（我不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尽管我当时还很年幼，也只是私下里偶尔参与一点讨论）能够摆脱对研究所的依赖。弗兰茨·纽曼（Franz Neumann）在华盛顿迫切谋求职位，并非因为研究所发给他的薪水难以为继，而是因为他想从中解脱出来。我母亲想让我父亲也这么做。我记得，在我身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母亲写给前往华盛顿谋取职位的父亲的一封信中，我曾经加了一段话：我们都很期待去你那儿，妈妈不知道有多高兴。记忆中，他们为此争吵过几次；在我母亲与纽曼的催促下，以及在霍克海默与波洛克的驱使下，我父亲做出了决定。 [xi]

然而，我父亲写给霍克海默的书信表明，关于搬家一事，我父亲特别矛盾，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我在家庭层面感受到的紧张关系。在致海德格尔的信中，我父亲讲到了个人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在评估与他人的关

系时，他经常是首先做到符合得体（Anständigkeit）的行为准则的人。但是，在与研究所领导者的关系这件事上，情况就不同了。稍后，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返回德国之后，并且特别是当他们最终选择支持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对学生运动表现出完全冷漠乃至不理解的态度时，我父亲与他们的关系才真正走向了破裂。这种破裂是否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取向中就已经有征兆，我不敢妄加揣测；本卷中的资料对该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无论是从所未言说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已言说的内容来看，本卷发表的书信都使我感到难以卒读。

我们计划从我父亲去世后的卷宗中发掘整理最具价值的手迹，整理汇编为六卷，而这是第一卷。如果我们将所有资料都发表，可能十六卷都不止。那些被剔除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资料：重复的文章草稿、商业信件以及读书笔记等。对于感兴趣的学者来说，这些资料可以在马尔库塞档案馆、法兰克福城市和大学图书馆中看到。那些出版的资料将按照主题和年代组织编排；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序”简要概述了这项计划。我们希望，能够每年刊发一卷，直至全部完成。我们要对劳特利奇出版社乐于主动承担这项巨大的工程表示感谢，也要对他们在完成这项工程中的倾力帮助表示感谢。

就个人而言，我对道格拉斯·凯尔纳愿意承担这项任务感到特别高兴。在 20 世纪 60 年代道格拉斯·凯尔纳还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生的时侯，他曾参加过受我父亲影响的学生运动并且首次见到了我父亲。他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年轻学生积极分子都深受我父亲思想的影响，并且道格拉斯在 60 年代就开始了他的研究，完成了他的著作《赫伯特·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sup>①</sup>，

---

① London and Berkeley: Macmillan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而这本书最终于 1984 年出版。凭借著作《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sup>①</sup> 和《批判理论与社会：读本》(*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sup>②</sup>，他关于批判理论的大量文章以及他正在开发的法兰克福学派网站，使其早已成为英语国家保持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因此，他同意参与我父亲著作的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

① Cambridge and Baltimore: Polity Press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xii]



圣莫尼卡，1940年：彼得、苏菲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 未知的马尔库塞：新的档案发现

道格拉斯·凯尔纳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直到 70 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马尔库塞被认为是世界上尚健在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作为一名支持解放与革命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全世界广受赞誉。在那段岁月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中，马尔库塞是一位声名卓著的人物，他对新左派和反抗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著作得到了不同政治、理论信仰者的激烈讨论，并且还深深地影响到了新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事实上，他的著述甚至走进了一般公众的视野，不仅在学术性出版物中，在大众媒体中，他同样也是讨论、抨击、盛赞的对象。

然而，自 1979 年他去世之后，马尔库塞的影响逐渐式微。诚然，有一大批关于马尔库塞的著作源源不断地出现，<sup>①</sup>而他尚未发表的文本的出

---

① 自马尔库塞去世后，涉及他的重要文献主要包括：Morton Schoolman, *The Imaginary Witnes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Vincent Geoghegan, *Reason and Eros: The Social Theory of Herbert Marcuse*. London: Pluto Press, 1981; Barry Katz,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2;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ndon and Berkeley: Macmillan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xiv] 版将会激发人们对其著作的新的兴趣。尽管他所参与的革命运动浪潮的消退有助于解释马尔库塞缘何不再受欢迎，新文本和出版物的缺乏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由于在过去的十年内，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著作的大量新译本纷纷面世，而马尔库塞未翻译、未收集的材料却很少出现。此外，近年来普遍关注法国“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著述，比如，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及其他人等，而马尔库塞不能置于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的这种时髦的争论之中。<sup>②</sup> 不同于阿

---

C.Fred Alford, *Science and the Revenge of Nature: Marcuse and Habermas*. 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5; Roland Roth, *Rebellische Subjektivität: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neuen Protestbewegungen*. Frankfurt: Campus Press, 1985; Timothy J.Lukes, *The Flight Into Inwardness: An Exposition and Critique of Herbert Marcuse's Theory of Liberative Aesthetics*. Cranbury, N.J., London, and 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6; Alain Martineau, *Herbert Marcuse's Utopia*.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86; Hauke Brunkhorst and Gertrud Koch, *Herbert Marcuse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Verlag, 1987; *Herbert Marcuse, Text + Kritik* 98 (April 1988); Robert Pippin, et al., editors, *Marcuse: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8; *Faut-il Oublier Marcuse?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Tome 52, Cahier 3 (Juillet-Septembre 1989); *Politik und Asthetik am Ende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Zur Aktualität von Herbert Marcuse, Tüte, Sonderheft* (September 1989); Peter-Erwin Jansen, editor, *Befreiung denken-Ein politischer Imperative*. Offenbach: Verlag 2000, 1990; Bernard Görlich, *Die Wette mit Freud: Drei Studien zu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Nexus, 1991;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Kritik und Utopie im Werk von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Suhrkamp, 1992; Gérard Raulet,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ie de l'émancip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2; and John Bokina and Timothy J.Lukes, editors, *Marcuse: From the New Left to the Next Left*. Lawrence, 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4.

- ② 在马尔库塞的档案中，我看到一份有关德里达著作的广告，而马尔库塞在广告上面轻蔑地写道：“这就是当今的哲学现状！”在马尔库塞的文本、书信及其他手稿中，我从未发现他有提到任何一位我所熟识的法国主要理论家。尽管马尔库塞在法国待过几年，他也经常访问法国，并与许多盛行的法国思想保持联系，他却对最后确定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思潮毫无兴趣。关于这种思潮，参见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and Guilford Press, 1991) 和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多诺，马尔库塞没有考察后现代对理性与启蒙的抨击，并且他的辩证法也不是“否定性的”。毋宁说，马尔库塞支持重建理性以及设想替换现存社会的乌托邦方案——一种在拒绝革命思想、拒绝宏大的解放与社会重建构想的时代中不受欢迎的辩证想象。

凭借这些法兰克福马尔库塞档案馆中丰富的、其中大量尚未发表和鲜为人知的资料，人们对马尔库塞的忽视或许可以有所改变。<sup>①</sup> 本卷——马尔库塞档案馆策划的六卷本中的第一卷，将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包含了一些极具吸引力的资料，它们都完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即马尔库塞参加社会研究所的合作性工作以及随后献身于反抗德国法西斯主义、为华盛顿美国政府效力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读者首先会看到几篇关于现代技术、民族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sup>②</sup> 和社会变迁理论的文章，它们都是马尔库塞在参与社会研究所合作性工作期间完成的。接着是马尔库塞供职于美国政府期间或之前完成的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讨论。随后，我们又提供了几篇未曾发表的战后 40 年代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已经预示了马尔库塞后期理论的、政治的和美学的观点。此外，这一卷还包括与霍克海默、海德格尔的多封往来书信，这些信件很有历史理论价值，它们能够解释马尔库塞在这一塑造 20 世纪后半段轮廓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xv]

① 关于这些文章的起源、成因和意义的材料将在我的引言中揭示出来，文献注释也将安排在每篇文章前面。

② “National Socialism”，国内一般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本卷第八章“33 个论题”中却出现了“State Socialism”，似乎后者更适合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事实上，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解，“National Socialism”，鼓吹国家是民族的代表，优等民族是社会进步的主体，主张对外扩张，对内控制生产资料，但不主张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State Socialism”指的是倡导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过渡期间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强调国家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的思想体系。如此看来，“National Socialism”译成“民族社会主义”更合适，“State Socialism”译成“国家社会主义”更准确。——译者注

第一卷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马尔库塞的思想与当代热点问题的历久弥新的关联。本卷发表的文本既向我们展示了其极富洞察的技术批判，又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代技术何以不断地生产出新形式的支持社会控制新模式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揭示了极权主义、资本主义、技术以及强势文化支配模式之间的联系。有几篇文章论证了哲学、社会理论和艺术对解放事业历久不渝的影响力。实际上，收集到的材料都是尝试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典范之作，也是开拓可用以领会和变革现存社会现实之理念的典范之作。

[xvi] 因此，这些集结成册的文本可为我们理解马尔库塞的著作提供新颖的洞见，并能展现其在当前时代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后续的从档案馆中整理的文集将每隔一年出版一集，这些文集同样向我们提供了实难获取、尚未公开的资料，而它们应该可以证明马尔库塞的当代启示和永恒价值。这些文集将围绕诸如马尔库塞美学、哲学著作、社会批判理论、投身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介入等不同主题组织编纂。每一卷都将包含一些未发表的手稿或难以获取的文本，以及书信、笔记和附加的把作品置于上下文中来理解的导论性文章等，而在我们准备下一个千禧年之际，它们展示了马尔库塞思想经久不息的重要性。

[xvii]



[xviii]

流亡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弗兰茨·纽曼、英格·纽曼、戈尔德·洛文塔尔、利奥·洛文塔尔、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菲·马尔库塞（1937年前后）



# 目 录

前 言 .....	彼得·马尔库塞 1
序 未知的马尔库塞：新的档案发现 .....	道格拉斯·凯尔纳 7
引 言 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20 世纪	
40 年代的马尔库塞 .....	道格拉斯·凯尔纳 1
一 .....	49
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 .....	50
二 .....	79
民族社会主义下的国家与个人 .....	80
增补 .....	104
三 .....	109
社会变迁学说简史 .....	马尔库塞与纽曼 112
四 .....	125
社会变迁诸理论 .....	马尔库塞与纽曼 126
五 .....	163

德意志新心态 .....	165
增补一 .....	205
增补二 .....	210
增补三 论心理上的中立 .....	219
六 .....	225
对三项重大课题的说明 .....	226
七 .....	235
评阿拉贡 .....	237
——极权主义时代的艺术与政治	
八 .....	259
33 个论题 .....	约翰·爱博梅特译 260
九 .....	273
致霍克海默 .....	275
十 .....	317
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通信对话 .....	318
索 引 .....	324

## 引 言

**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20 世纪 40 年代的马尔库塞**

道格拉斯·凯尔纳

1942—1951 年，这十年间，马尔库塞相继供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局和国务院等多家美国政府部门。此间，马尔库塞就德国法西斯主义撰写了颇多极具分量的文章，并且完成了大量的历史理论研究，为其后来的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尔库塞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成果为我们把握德国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实质性的历史洞察，也为他自己持续关注时代问题及事件的后期思想和著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历史经验基础。在这个新技术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与右翼运动持续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不安和恐惧的今日，这些出现在马尔库塞 20 世纪 40 年代著作中的有关法西斯主义、发达工业社会走向及社会批判理论解放潜能的深刻洞见仍然极为重要。

在这篇引言中，关于马尔库塞 20 世纪 40 年代文本的成因，我提供了相当多的背景分析，并且阐明了，在帮助我们理解持续危害我们未来的技术、战争、法西斯主义及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上，缘何我认为这本著作